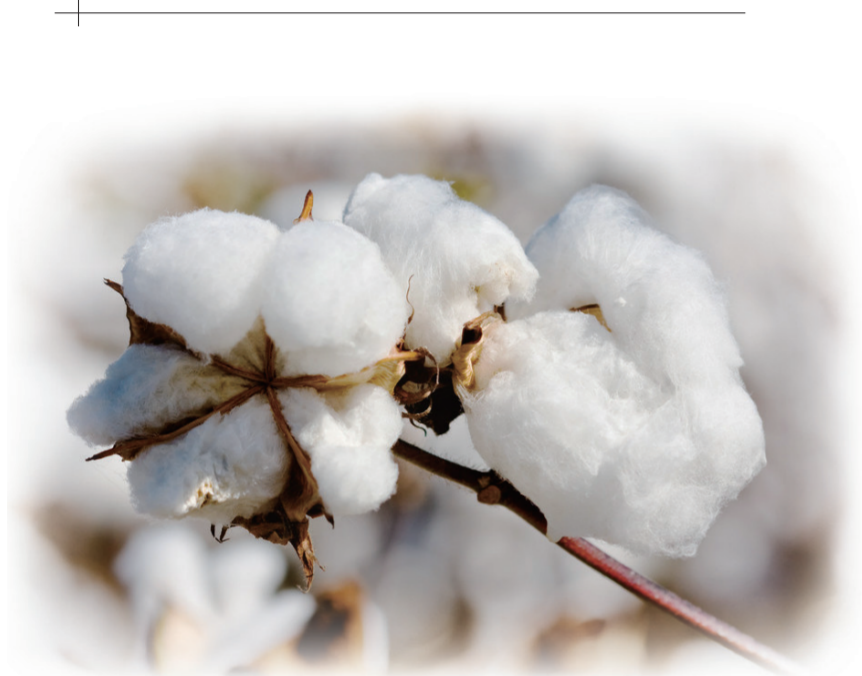


又是一轮春花秋月、夏雨冬雪，马年春节即将到来。无数在外漂泊的游子收拾行囊，踏上回家的旅途。中国人对于过年，对于家乡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期待。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很多人心中那个抬头碧空澄静、家中炊烟袅袅、远眺风吹麦浪的故乡早已变了模样，在一幢幢气派的楼房中渐渐隐去，儿时的老院子、石榴树、石磨都已不见踪影，乡愁似乎变的无处安放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故乡的歌谣总是在清冷的月夜响起，故乡的故事讲了几十年都听不厌烦。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是一枚邮票，是一湾海峡。而更多普通人的乡愁则是那些故乡稳熟的老物件……

——编者



平原上的棉花

李登建

平原宛若一个大广场，远处绵延的青龙山是它高挂的布景，风的飘拂是缤纷的彩带，绵绵细雨弹奏出悠扬的乐曲。花草、庄稼、树木们正在这里庆祝新生。刚刚啾啾呀呀拱出地面的小生命万头攒动；无数只小胳膊、小手掌使劲地摇……偌大的广场盛不下它们的欢乐。这些春天的孩子还没经历过干旱的煎熬、冰雹的抽打，它们的歌儿稚嫩而鲜亮，不曾掺杂了点儿忧郁。

北方平原上总少不了一种叫棉花的庄稼，在这个大集体中，它应该是心地纯洁、举止优雅的少女。然而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少女们就到了绚丽多姿的年龄，通体洋溢迷人的青春气息。她们变得更加爱俏，开粉红、淡紫或者米黄的花朵插在发髻上，娇艳又朴素。扬起脸，对着蓝天明镜一遍遍照，欣赏自己娇媚的模样。碎银似的阳光飘洒下来，与五彩的露珠相碰击，溅湿她们的衣襟，她们羞涩地一笑。而月色如纱的夜晚，她们仨一簇、俩一伙，轻声细语地说悄悄话，只有站在地头的白杨树能隐约听见只言片语。

心灵手巧的女人才配走进这玉润芳浓的天地。村里的女人们也乐意到这里来，没有比在这里劳作更加愉快的事，有时会不自觉地哼小调儿。不过，女人们初到是带着怨气的，要约束根根枝条的任性和张扬，但很快就感到这不过是可爱的调皮。棉花们也发现女人们表面严厉，却并无恶意，锄草、施肥，还帮着消灭害虫，于是拉住女人们的手表示亲热、友好，用类似捉迷藏的游戏。她们嬉闹着一同送阴晴、迎晨昏，令人羡慕不已。话说回来，女人们又何尝不是一株株棉花，会移动的棉花。

如果说第一度开花充盈着少女天真烂漫的幻想，那么二度开花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她们踏实、成熟，酷似热情奔放的大嫂。棉花具有灵性、情感，它们把对土地滋养的感恩，把对农人服务的敬意吐成丝，缠成一瓣瓣硕大的茧子，绽放在枝头。它们吐啊吐啊，缠啊缠啊，心底的情都抽出来，身上的热全织进去，一喷接着喷，漫坡遍野是灼灼晃眼的银白，仿佛天穹下燃着了熊熊的白色烈焰，整整持续一个秋天，创造了平原上最美的景观。它们也满意这一次呕心

沥血的作为，这是它们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开花。

然而，这一次确也耗尽了力气，看上去它们疲惫不堪，丰腴的体态渐渐消瘦，叶子蜡黄蜡黄。加上风吹日晒，水分被吸走，仅剩一层老皮贴在瘦硬的干上。枝条早已不能婆娑柔美了，像铁丝一样扎手了。严霜趁着暗夜扑来，把它们的叶子打落在地。那还没来得及开放的棉桃无奈地咧咧嘴，呼唤人们掏去它最后的积蓄。

一年一年把自己“栽”在棉田里，把心血泼在棉花上，与棉花同甘共苦、相依为命的女人们也老了。她们的腰弯出了坑，头发失去了光泽，稀稀拉拉，腿脚发软像朽了根。可她们仍一如既往地，每年晒好地瓜干、种上麦子，吆喝着男人、儿孙去把棉柴（这时的棉棵改叫棉柴了）拔出，拉回家，垛在大门口，几天后一抱抱的棉柴在炉膛里化为灰烬，她们会重重地叹口气。而跟在她们后面乱窜乱蹦的小孙子却欢叫着：“打棉柴啦，打棉柴啦……”

早早晚晚、高高矮矮的庄稼收完了，八百里大平原空了，没有了往日的拥挤、热闹，苍凉、死寂立刻塞满其间。连牛粪都不再到沟底、桥畔闲逛，僵紧了在墙根儿慢慢嚼沫的母亲；野兔、刺猬们也守着温暖的窝懒得出动。不知谁家还有一片棉柴被遗忘在了野外。季节跌进隆冬，从天西北角，铅块似的黑云一堆堆推过来，白毛风在头顶尖啸，倾其所有奉献给人间而没留存一丝一缕的棉花们瑟瑟地抖着。数步以外，冠如华盖的大树也不能庇护它们；大路上，吃了它们种子榨的油，面色红润的行人，裹着严厚厚的棉袍匆匆而过，未朝它们瞥一眼；它们陷入了孤苦无依的窘境，唯一的愿望是让鹅毛似的大雪埋住，或许可得到些许温暖。

我来到这块棉田，轻轻地抚摸一株瘦小、衰弱的棉棵，揣摩着它的心境，顿生悲凉。然而当我抬起头，我惊呆了：棉田里又白晃晃地开遍了花，它们那冻僵的空壳盛满雪絮，像绽开的棉花朵。它们拼尽全力，高擎着千只万只空壳儿，笑傲寒冬，再度怒放一地壮丽！

我久久地伫立田头，在旷野打转，在村边盘桓，我在寻觅、期盼什么？

寻找山村兴衰变迁的历史，体味山村古老而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，总少不了沉重的石磨。

做盘上等的石磨，一要选坚硬耐磨的石料；二要由手艺精湛的工匠来做。工匠先到山上劈两大块石坯，大石坯经过铁锤无数次的精细雕琢，变成两扇厚重的圆磨盘坯子，粗糙又不失精细。磨盘的上下扇都是圆柱体，正当中是磨脐，底部是个更大的边沿上翘的圆盘形，边上留着外凸的磨嘴。磨盘上扇正中偏外钻个拳头大小的磨眼，边上打两个插磨棍的石眼。下扇中间安个铁箍磨脐。上扇下面和下扇上面，分别琢着道道倾斜的石锯齿，上下两扇扣在一起默契合窝。整个磨再用几根粗石柱撑起来。石眼里插上短木楔，系上结实的绳套，磨棍套上绳套，单人推或双人推，也可用毛驴拉。如果用驴拉，当然要把驴眼用黑布蒙上，防止它偷吃磨盘上的粮食。那沉重的石磨顺着逆时针方向，咯吱咯吱地欢唱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越推，磨越沉；越推，腿越酸。磨的上扇在动，下扇不动，磨眼吞进五谷杂粮，嘴里吐出面粉或黏糊子。石磨最有口福的，农家新鲜的粮食进仓，石磨必定最先品尝。年复一年，在单调重复的旋转中，磨牙被磨钝磨平了。经过工匠叮叮当当的锻磨，磨牙又恢复如初。经过数次的修复磨牙，石磨会变得愈来愈薄。一年四季，石磨诉说着乡村的酸甜苦辣，喜怒哀乐……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村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典型，深冬腊月集中全村人搞会战、整修大寨田。几年下来，村里的自然条件明显改善，到处是梯田、水渠和道路，全村老少听说粮食产量要“过长江”，每亩产粮600斤，人人备受鼓舞、干劲倍增，可到秋天分到各家的粮食仍不宽裕。一年到头，一日三餐，几乎全是地瓜和瓜干、玉米，逢年过节才偶尔吃顿小麦面的水饺。赶上闹春荒、秋荒，就得吃榆树钱、野菜和地瓜秧、萝卜缨。当时没有加工机械，生产队里分的口粮全靠石磨来碾压。村子里人多磨少，磨粮食要提前向有磨的邻居打招呼。谁家有点石磨，在村里就显得地位高。借到了磨，妇女们带着孩子抱着磨棍，赶忙或推或拉，十分辛苦。用完邻居家的磨，磨眼里会留下少许的粮食，叫“留磨底”。也有的人家为了不浪费粮食，干脆搬开磨盘，用刷子仔细地清扫磨盘上的面粉。磨盘像一排排的牙齿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。在石磨那绵绵不绝转动声中，乡村度过了那段饥馑岁月，邻里之间也结下了互相帮助的深情厚谊。孩子们天天盼着那石磨转。石磨一转，白花花的地瓜面、红红的高粱面、黄澄澄的玉米面就像瀑布一样从磨唇流到磨槽里。不久，香气四溢的细面条、金黄的玉米粥、喷香的煎饼，就端上饭桌，孩子们争着、抢着，快乐极了。那个年月，一顿白面水饺是孩子一年的盼望！



石磨

厉彦林

乡村最难熬的是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那是最灰暗、最没情绪的日子。瓜子、苞米没了，就只能靠一些杂粮和蔬菜、野菜充饥。谁家磨响，说明谁家生活还过得去。如果哪天哪家没有了石磨响，说明这家断粮了。因而有磨推，是一种幸福的满足，一种富裕的象征。

那年月，家中最累的是母亲。为了不耽误白天到生产队里挣工分，磨粮食大都是利用晚上或者天亮前这段时间。石磨就支在堂屋西窗户外面，有时能借一缕月光，有时只好点一盏昏黄的油灯。小时候，煎饼是我老家最顶事的主食。当时农民多吃粗粮，做窝窝头不好吃，做成煎饼，吃着就顺口了。煎饼是用粗粮做的，高粱、谷子、苞米、地瓜干，只要是粮食，就能做煎饼。石磨除了磨干粮食，还可把刚分的鲜地瓜磨成糊状烙煎饼。各种粮食经过石磨重重地压磨，都变成了粉面或面糊，但这面粉压得比较粗糙，须箩筛几遍才能做煎饼、饼子等美食。母亲磨过粮食，再放在筐箩里，筐箩上面支上二根光溜溜的木棍，上面架着筛。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下，娘用手将筛一推一拉，咕咚咕咚，声音极富节奏和韵味，面粉就顺着细细的筛眼落到筐箩里。箩里剩下的粗渣再次倒进磨眼继续磨，一

遍，二遍，三遍……直到粮食几乎完全粉碎。等粮食磨完了，也箩完了，母亲早已腿疼腰酸，身上、脸上连眉毛上全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粉，浑身上下都被染白了，显得十分沧桑，让人心疼。

推磨是一项极其简单的重复劳动，有力气就行，不需要多少智慧和技巧。这活既累人又枯燥无味，非常单调！我有时也帮母亲打个下手，或者帮助推磨，或者拿个勺子站在一边往磨眼里添粮食。推磨偷不得半点懒，你不用力推，那磨自然也不会动。石磨很沉，一会儿工夫汗水就从额头、肩上流淌下来，滴滴答答地掉到地上。我记得当年，为了熬时间，推磨时我以磨嘴为标志在心里默数圈数，数五圈闭一眼。开始还能数准已经推了多少圈，时间一久就数乱了，只迷迷糊糊地往前走，双脚像踏在棉花团上，最后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胃里往外冒酸水……

记得那年春节前，家家储备完过年吃的煎饼和馒头，又开始做春节大菜豆腐。头天晚上母亲泡了半盆黄豆，第二天鸡刚叫就起床用葫芦瓢舀到小盆里，放在磨顶开始磨。第一勺黄豆倒进磨眼，石磨就发出咯吱吱的响声，磨周围顿时飘来黄豆那淡淡的清香。起初，我在一旁看着娘推

磨，黄豆太多，推得时间久了，只见娘的脚步越来越沉了，额上冒出汗珠，石磨也转得更加缓慢了。我心里很着急，夺过娘的磨棍就往前推，只推了几圈就走不动了。娘又给我找了根磨棍，娘在前，我在后，顿觉石磨轻快了许多。雪白的豆汁淅淅沥沥流淌到磨盘上，沿着磨嘴流到木桶里。磨完豆浆，娘就用细纱布过滤，再倒进锅里烧开，轻轻点上卤，天亮时豆腐就做好了。娘盛给我一碗鲜嫩的豆腐脑，推磨时的疲倦与辛劳一下子烟消云散。

无论是早春或是初冬，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雨雪交加的日子，只要想起石磨转动的岁月，总感到普通的石磨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酸涩，但那单调的圈数，数五圈闭一眼。开始还能数准已经推了多少圈，时间一久就数乱了，只迷迷糊糊地往前走，双脚像踏在棉花团上，最后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胃里往外冒酸水……

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电磨、粉碎机等机器取代了原始的石磨，天长日久，石磨被困置、被冷落，渐渐退出了山乡舞台。唯独石磨和母亲推磨的身影，始终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乡村老井

宋尚明



穿过一条蜿蜒的小路，一片低矮平阔的菜园展现在眼前，大地融万物生发的早春时节，人们把它耙成块块田畦，然后撒下粒粒的种子。经过几场雨水的洗礼，棵棵幼苗拔地而出，不久便生长得郁郁葱葱，油绿可人。玲珑的辣椒，圆润的茄子，一嘟噜一嘟噜挂满青棵，就连娇嫩的白菜，也像经过了细致的雕刻，收拢翡翠般紧密的叶片，展现出它们的勃勃生机。

北方的夏天雨水稀薄，每当天气干旱之时，总见有人挑对水桶走着，径直地走向菜园中间，若隐若现几下，挑出一担清冽的水来，桶里悠然荡起破碎的水花，原来此处有一口水井，光滑的井栏，湿漉漉的井台，以及溅入草地的浅淡水

注。井水滴答地流回井壁，叮咚敲打出清脆的声音，使这口水井更显深邃。

“老井”人们这样称呼它。老井很老，从墨绿的苔藓可以看出。听村里年迈的老奶奶讲，从她记事起这井就存在了，年轻时她就从这口井里担水。那时的脚步是多么轻盈啊，汗水粘了刘海在额上，辫子在身后愉快地跳跃。老井不仅灌溉菜园，还担负着村人的饮用浆洗。它水质甘甜清冽，从来都不曾枯竭，在旱情严重时，乡村也能安然度过。

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在菜园里游戏，捉菜园里飞舞的蜻蜓，草丛里的蚂蚱，跑得口干舌燥时，就找几片玉米叶，编成三角形的兜

兜，用狗尾巴草串着，趴在井边汲打水喝。井水丰沛的时候，井台离水面不及1米，水很容易汲到，只是不等提出井口，一兜清冽的井水就漏光了。井水涨满的时候，妇女们纷纷用柳篮拎来衣物，在井台边使劲搓洗着，直到洗得干干净净，再钩担哗啦啦挑回家去，晒上衣裳，还不误喂猪做饭。

我学挑水是在14岁的夏天，先学担水上肩，等长些力气，才学井里打水的功夫。由于胆小，晚上老是做梦，梦见井台上结冰，唾沫一下掉进井里。这样的梦做得多了，也就不再害怕，通过实践，胆子也就慢慢练出来了，几个月后已然成了打水的行家，不论井有多深，只要够得着的，都能打上水来，挑回

家去。至今那口老井还在，尽管自来水已通进乡村，但人们还用它浇灌周围的庄稼。它像甘甜的乳汁，用之不尽，取之不竭。在漫长的光阴轮转中，固守着这片绿色的家园，见证着历史的绵绵悠长。

我踏进村南，一路奔向那片菜园。青翠的白菜豆角还在，只是队列变了，从横队变成纵队，但我总能从井台的方向找出当年的位置。草丛里蚂蚱还在，红蜻蜓也还在低空里随兴漫步地闲逛。我仍能用玉米的叶子编出翠色“小碗”，汲水濯洗沾满草汁的指尖，那油亮的叶片和我寒暄。乡下的庄稼总是生长得潇洒、自由，因为它们有井的滋养。